

「南丫說：」

由藝術推廣辦事處籌劃的公共藝術計劃「南丫說：」即日起在南丫島索罟灣展開，藉此加深島上居民之間的跨文化連結，並讓公眾發現南丫島的另一面貌。

是次計劃共邀請了十五組香港藝術家及團隊參與創作，其中四位藝術家透過藝術家駐島計劃，與南丫島上的不同社群交流協作，從而進行藝術創作。

另一批藝術家及團隊則在島上不同的空間展示以自然及文化特色等元素為靈感的作品。還有關於天后廟及南丫島渡輪行業的紀錄片。

政府新聞處



市井萬象



▲《南南丫展館》。



▲南丫島上村民的故事啟發藝術家創作了小狗造型裝置及聲音地圖。

碟影小記

算一算，我居然有十多年沒看過碟了。前些天打掃，清理出許多VCD、DVD。每一片光盤，都是一道絢麗的年輪。

二〇〇三年初，網絡購物已很熱鬧了。從網上購買的《尼羅河上的慘案》，我抱着學習英語的虔誠態度，看過不下二十遍。在濃郁的北非風情映襯下，比利時偵探波羅那口帶法語味兒的英文，不知為何我硬是記得最牢。這些年來，往往會想起影片最後，他那句隨風而逝的嘆息：「莫里哀說，女人最大的心願是被人愛。」——The greatest ambition of women is to inspire love.

一年後，到英國留學，同學們推我執筆寫劇本。從前在大學英語課上學過那麼多精讀泛讀、佳句好詞，硬是想不起來，唯獨波羅豎着胖胖的食指抵着嘴唇說出的那些短小精悍的話，一瞬間如潮水湧上心頭。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們私下裏都說你的劇本寫得好，短句子，通俗易懂，能一棒子打到心裏去，又有英國味兒。其實，哪是我的功勞，那全拜荷里活編劇的高水平啊。

《日瓦戈醫生》（又譯：《齊瓦哥醫生》），我看的次數也絲毫不下於《尼羅河上的慘案》。《尼羅河上的慘案》吸引我的是上世紀初葉一群歐洲人在北非的場面、生活、氣氛，《日瓦戈醫生》則以貫穿全片的白樺林般的音樂靈魂——日瓦戈的母親用三弦琴彈出的「sounds like two guitars」的宏偉壯麗的詩篇，令人肅然起敬，是十九世



如是我見

侯宇燕

紀晚期到二十世紀中葉俄羅斯大地的象徵，更是忍辱負重的俄羅斯女性靈魂的象徵。

在影片開頭，日瓦戈就說，他將從事general practice（全科醫生）的事業，導師恍然大悟說，原來他要研究的是「人」。果然，日瓦戈後來成為一個傑出詩人。我在英國留學時，同一個英國同學馬修談到這部電影，聽他一直重複着影片結尾的一句話：No one loves poems like the Russian（再沒有比俄羅斯人更愛詩歌的了）。不過學音樂出身的馬修對那部我同樣看過很多遍的《音樂之聲》則存有偏見，說它俗、輕，倒是拿起結他彈唱了一曲主題歌《Edelweiss》（雪絨花）。他告訴我，除了歌名是德語，全曲都是由美國人自己編寫的。

至於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出品的經典電影《畢業生》，有一幕在本恩家舉行的畢業慶典上，一位長輩對本恩說，希望他今後能做到「plastics」，字幕譯為「君子不器」。這真是令人拍案叫絕。

在藍旗營一個小音像店，我還購買過《安妮日記》（新版），現在記住的只有戰爭開始前安妮在荷蘭的快樂生活。在風光旖旎的北歐特有的高高的河岸邊，她一邊騎車一邊催促女伴「Quickly! Quickly」，要追趕生活快樂的腳步。可是……猶太民族曾經富足高雅的生活場景與隨即遭逢的巨大苦難形成的懸崖般的落差，就都凝縮在這一「Quickly」中了。



准風物談

胡竹峰

麻雀到處都有，並不稀罕。

故鄉人家把麻雀叫做麻鴿，鴿一字，我以為是皖南方語言裏精美的部分。鴿在古代也指「鸛鵲」，一種身體很小，頭部淺棕色，有黃色眉紋，尾巴短，以小蟲為食的雀類鳥。麻雀除了顏色與其迥異，外形大抵差不多，習性也近似。莊子說鸛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晉人張華作有《鸛鵲賦》，說鸛鵲，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

麻雀是鄉下最多的鳥類，常常驚醒晨夢。睜眼一看，果然是牠跳過窗戶，目中無人，左顧右盼，嘰嘰喳喳亂叫。也有麻雀停在窗櫺間上躡下跳，或者挺着鉛白色的肚腹走來走去。見人醒了，那麻雀一個翻轉，遁入山林。

麻雀給了童年太多樂趣。大冬天，一



自由談

賴秀俞

從「光棍節」變成了「購物節」，消費搖身一變為一場狂歡。資本進一步將這種狂歡收編，改造為一種勞動。數字化與資本的深度合作為今天的消費率先製造了三種東西：儀式、需求和身份。因而我們的生活出現了越來越多「被發明」的節日，其核心離不開消費二字。這些節日為我們的消費行為提供了儀式感。其次，人們的生活需求被進一步細化、精緻化、多樣化，這必然使這個時代的商品種類不斷擴張，消費的空間不斷擴大。而面對這些消費，消費者的花樣身份也被相應地生產、發明，「剁手人」、「尾款人」忙碌的身影出入於各種購物節。三管齊下的綜合作用，就是將消費變作一種繁重的勞動。

這種異化顯著地體現在針對消費的一系列話語發明中。且看如今人們在網絡上將消費戲稱為「做作業」，將成功使用大量優惠規則的消費行為稱為「優秀作業」，而模仿、複製這些消費細節的行為則被喚作「抄作業」，就可以知道如今的消費早已不再是一種休閒乃至娛樂。「雙十一」前後，很多消費者表示光是比較優惠形式的差異，已叫人精疲力竭。在網絡直播間裏，繁雜的優惠策略與商品細節已經多到不得不以表格的形式流通，主播講解商品屬性與價值的環節猶如教師在課堂上講課。當冗長的直播進行了數個小時後，主播以敲鐘的方式叫醒昏昏欲睡的觀眾，進一步使消費行為迫近於某種嚴苛的勞動形式。「零點開搶」、深夜支付「尾款」的購物規則，更讓人們的身體直抵「睡眠的終結」。



文化什錦

荃葵

這是公元前三一〇〇年至三〇〇〇年伊拉克南部的文字泥板文物。早期的文字是因應領袖為了城市管理和國家有大量人口而發展起來。泥板記載着「國家配給一批工人的啤酒數量」，兩個主要字：「啤酒」和「配給」，以象形符號表達。泥板的左下角，「配給」一字以工人正在進食的象形符號來表達。象形符號形成楔形文字。

大約於公元前五〇〇年，楔形文字是西亞大部分地區的商業往來媒介。先將楔形文字刻在濕黏土板上，再拿去曬乾或烘乾，成為堅硬的書板，可以長期保存。由於美索不達米亞的石頭很少，又不生長紙草，所以當時的人把文字寫在軟泥板上。楔形文字線條筆直，形同楔形，所以叫楔形文字。又因為這種文字用蘆葦桿或木棒或骨棒當筆壓印在泥板上以方便書寫，因

麻雀

片皚白，茫茫原野中，沒有人跡。每每總有麻雀嘰喳着掠過庭院，那種撲棱着搗動翅膀的聲音是生機是活力，冬日感覺尤為可貴。冬天的麻雀慵懶、呆板、倦怠，毛羽蓬亂，身軀略略肥大一些，沒有夏天時候跳脫，常常站在庭前枝頭、竿上、檐下、屋頂、井口凝着，似有滿腹的惆悵。

麻雀貪吃，生平所求不過一粒口食，吃一切雞零狗碎，稻穀吃得，草籽吃得，小蟲吃得，偶爾也吃細長的蚯蚓。過去農人獲糧不易，天晴曬稻穀，最要緊是防着牠們。稍不留神，匾簍裏就站滿了麻雀，俯仰啄食不休。麻雀嘴短而健，呈圓錐形，稍向下彎，牠們能剝開稻穀吃到裏面的米穗。

少年時捉過麻雀，用的是魯迅文章裏的方法：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

大概是活該遭劫，偶有麻雀不小心飛

進屋內。關上門窗，不斷呼喝追趕，麻雀驚慌失措，只是亂飛，不多時力竭墜地，做了玩物。那麻雀腿腳繫上紅繩終日拽着，要麼裝在籠子裏，局促一尺之內。落入人手的麻雀，一改往日的活潑跳躍，不吃餵養之食，呆若木雞。麻雀性情急躁，我的記憶裏，鮮有能在人手養活的。我們大多玩上半年，只得將牠放歸山林。

屠格涅夫文章裏寫過，說麻雀救子，蓬起了全身的羽毛，絕望地尖叫着與獵狗對峙，逼得獵狗慢慢地向後退。自此懂得憐子之心，人畜無二。那麻雀如一輪明月掛在心頭，幾十年光華不散。

鄉諺云春雪凍死牛，意思是春日雪寒，牛也扛不住。我沒聽過誰家的牛凍死過，倒是見過凍死的麻雀，也或者是餓死的，兩眼圓睜，有不甘有哀怨有驚恐有可憐，凍成一個硬硬的小小的冰錘。將麻雀埋入樹底，蓋上樹枝落葉，心裏還有一點不捨又有些難過，第一次覺出生之渺小生之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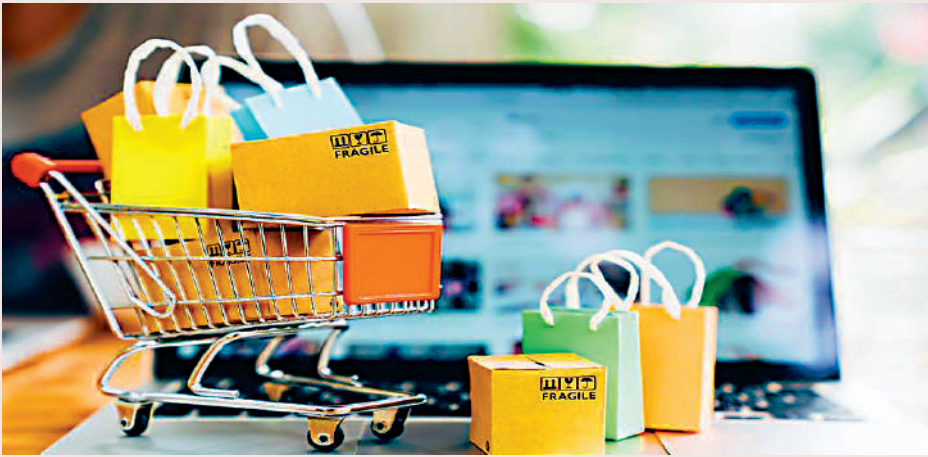
當消費變成一種勞動

縱然各類平台如雨後春筍般拔節而起，消費形式越來越多樣，購買行為變得越來越便利，但是人們在消費這件事上花費的時間卻越來越多。「屏幕購物」無疑讓人們更容易地將越來越多的碎片時間投入到消費中，直至吞沒工作之外的剩餘精力。而這種隱形的收割顯然不僅僅針對時間，它還要細化到情感的層面。畢竟如今「直播間」的消費機制跟主播與觀眾的情感連接密切相關。就這樣，消費以愉悅的面目，侵蝕我們的時間，俘虜我們的情感，奴役我們的身體。而它狡猾的地方，是讓我們對這一切渾然不覺。

當成為一個更精明的消費者成為一種「功課」，消費已經成為人們在上班之外的另一份「工作」。各類購物節使出渾身解數，致力於將優惠規則在複雜化的道路上一再奮進。不過天下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因而這些優惠並不等於商人甘願放棄部分可能的利益。在今天的消費過程中，至為關鍵的，是消費者投入精力與時間，為平台所生產的數據。這早已不是一個新鮮的現象。資本與數字化的親密聯結，其結果之一就是將我們投注在購物平台和網絡直播間主播的時間和情感轉化為為其所用的數據。從這個角度來說，並不是只有粉絲群體中的「數據女工」被徵用為無償勞

動力，我們所有人只要打開手機，進入各類平台，都免不了成為為平台經濟不懈地生產數據的免費勞工。

正如提出「受眾商品論」的學者達拉斯·斯邁茲所言，在睡眠時間之外，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勞動，連那些我們以為自己正在娛樂的時間也不例外。這也是數字勞工研究中常見觀點之一。一切閒暇時間的娛樂和遊戲，如今都與勞動緊緊捆綁在一起，不分彼此。也許有人會說，人們在打開網頁、進入網絡直播間觀看直播時，完全可以拒絕任何購買行為。畢竟，消費的自由始終在消費者自己手中。但當代哲學家韓炳哲曾富有洞見地指出，數字技術正在侵蝕我們的自由，不斷壓縮我們的自由空間。在今天的數字空間中，從進入網頁和直播間的那一刻起，數據勞動已然悄無聲息地開始。並且，無法忽視的是，我們個人的瀏覽行為均會被平台所記錄，平台的算法將根據我們「被動」提供的信息對我們的需求和喜好作出預測，以此引誘購買行為的發生。曾經，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約翰·菲斯克提出在購物商場中遊覽的青年可以透過「只看買」抵抗資本的剝削。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樂觀顯然過於脆弱。因為在日益數字化的世界中，便再也難以停下它前進的腳步。



▲網購已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資料圖片

伊拉克早期文字泥板

此文字筆畫多為具三角形的線條。泥板與泥板之間的串連很有序，清楚註明第幾塊板，有些泥板更註明藏書地點。為了更長久保存泥板，很多存放在特製的陶瓷書箱內，這樣能在地下保存數以千年之久。這種文字後來逐漸由多變的象形文字固定為音節符號，後來因應商業發展需求，又變為較方便使用的字母文字，後者逐步成為西方文字的主流。其時經濟檔案、債務契約、文學作品、歷史紀錄、天文資



▲西亞象形文字泥板文物。

作者供图